

读者文摘

总 114—12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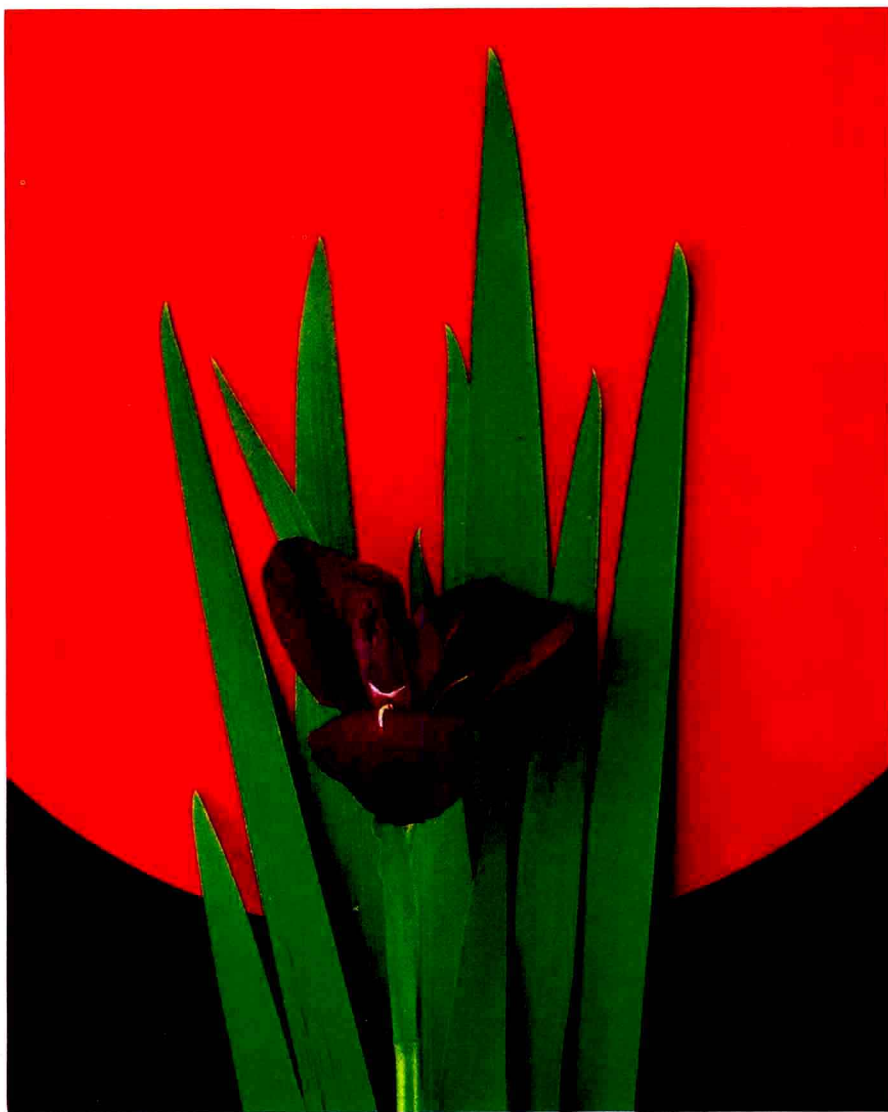
《读者文摘》编辑部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读者文摘》封面封底摄影美术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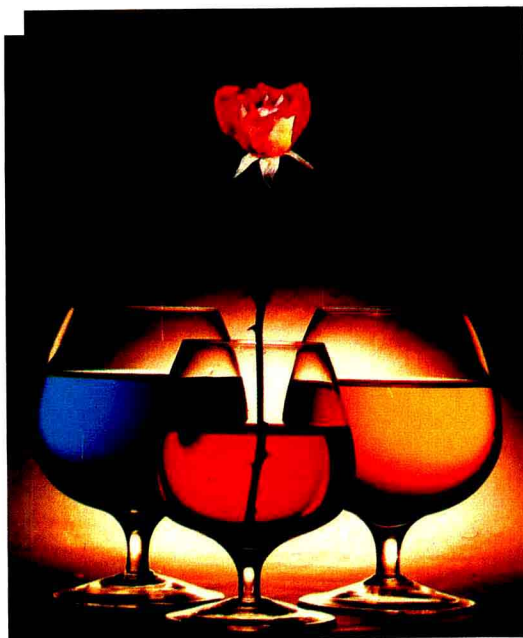
Works of Photograph and Art



奉 献

不能给你光和热；
同时，我也不是黑暗，
不能把你的光辉衬托。
我不是水，
不能润湿你干裂的唇，
我不是花，
不能点缀你寂寞的生活。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像梦没有形，像空气没有颜色，
我只是想象中的银幕，
任你用生命的光影投射。
但倘若你自己心里的火，已经熄灭，
不要责怪银幕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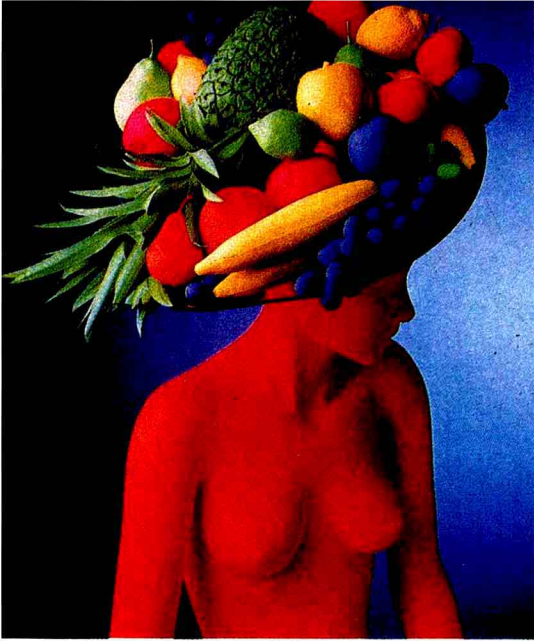
——翼 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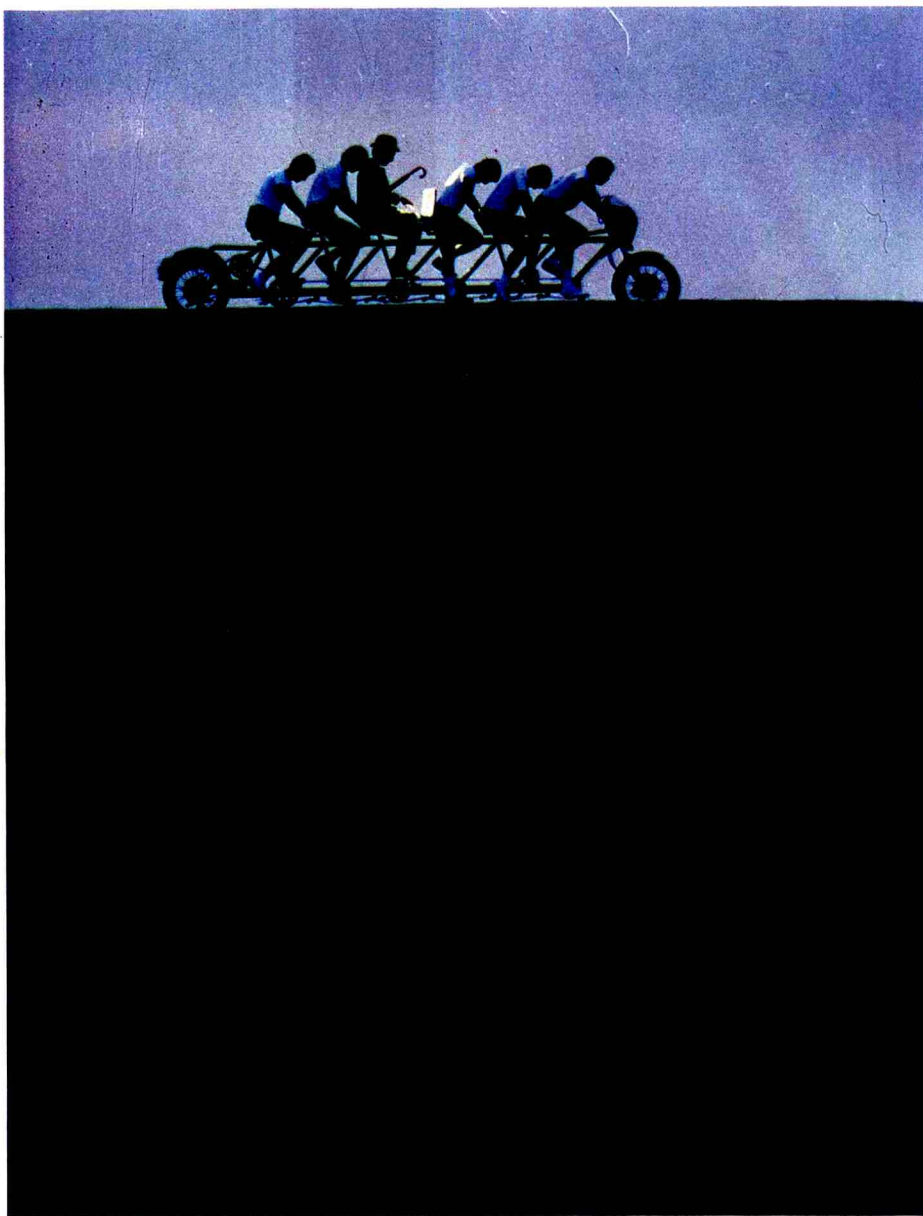
诱惑

梁力昌





美术摄影作品



动态计算

〔英〕李尔安德



逃亡

〔加拿大〕史密司凯



通过晨雾

〔美〕贝丝琳达



魔 妃

哈江德曲



莲花生(日光)

桑耶寺



护法神(贡布)

布达拉宫



法王明妃(扎门支)

布达拉宫

美术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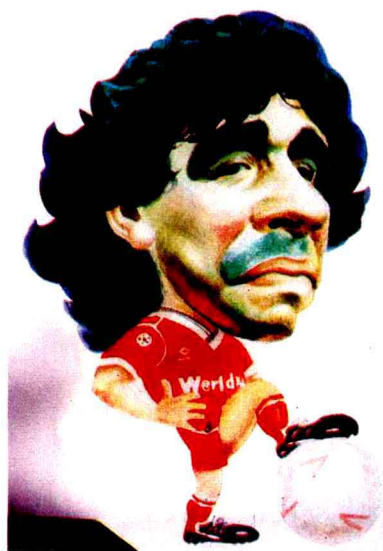
贝 利



古利特



普拉蒂尼



马拉多纳

卷首语



选 择

● 邓康延

让我选择
我当然选择你——我的祖国
选择你的风雨之声做母语
选择你的自然之形做文字
选择你土地的肤色
选择你五岳的骨骼
选择你的辛劳做我的痛苦
选择你的幸福做我的欢乐

选择牛郎织女永夜相望的寒空
选择屈子不死的离歌
选择计算机用五笔字型
选择行路难用永久自行车
选择贫穷但自信的性格

选择苦难却旷达的角色
做中国这片银杏上的一片树叶
享受绿冠的觅云揽雾
承担盘根的旱涝饥渴
飘拂着一种柔情的忧伤
悬系着一种深爱的寂寞
守一个绿梦,枕一方山河
风是我雨是我沧桑是我

愿你和我的选择互不相悔
亲爱的祖国

(姜云涛摘自《当代青年》)

· 文苑 ·	再见,尤莉亚	2	· 趣闻轶事 ·	忠诚的象征	10
	诗三首	4		哲人哲理	14
	金香木花	4		上下车	33
	蜻蜓	5	· 杂 谈 ·	爱情篇	29
	毋需太多	5		寂寞	35
	晴朗的夏日	32	· 未知世界 ·	世界十大宝藏之谜	16
	白色的帽子	46	· 幽默小品 ·	评论家 “关系融洽”	15
· 人 物 ·	他愿化为一片烈焰	26		贝克的麻烦 长寿之秘	15
· 青年一代 ·	傻大姐信箱	19	· 人生之旅 ·	危险人物	38
· 书 摘 ·	名人讲演	20	· 知 识 窗 ·	球国里的“监狱”	30
· 历史一页 ·	泪洒中原	6		孪生雪花	30
	受辱致死的武官	23		敬酒的艺术	31
	德国海军的“彩虹行动”	23		鼻子形态的差别	37
· 真实故事 ·	生死攸关的签证	40	· 生活之友 ·	发展你的成功倾向	45
· 名人轶事 ·	“浪漫主义艺术家”	10	· 两代之间 ·	离别	47
	大人物 小镜头	11	· 心理人生 ·	谎话被不断重复之后……	18
	名人轶事	36	· 点 滴 ·	鸽子与总统(9)天南地北(39)	
· 在 国 外 ·	健忘的教授	42		佝偻病——英国病(22)语丝(9)	
	国外禁烟	44		形形色色的临终诗(37)意林(41)	
· 婚姻家庭 ·	心愿	12		漫画与幽默(24-25)回旋舞(9)	
	我的另一半	34		天生我才必有用(44)不抱怨(11)	
			· 封 面 ·	奉 献 (摄影)	
编 辑:《读者文摘》编辑部	排 版:甘肃省激光照排中心	主 编:王维新(兼)	发 稿 编 辑:李一郎		
兰 州 第 一 新 村 81 号(730030)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副 主 编:郑元绪 彭长城	孙永旭		
出 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发 行:兰州市邮局	ISSN 1000-0453	美 术 编 辑:高海军		

再见， 尤莉亚



●〔联邦德国〕里塔·贝格尔 ○韦玉译

当米夏埃尔·贝格尔看到坐在咖啡馆外面一张小圆桌旁的年轻女子时，便呆若木鸡般地站定了。这不是尤莉亚吗？毫无疑问就是她。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念着她，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尤莉亚和他就是在卢加诺这儿欢度他们的蜜月的，那是跟现在一样的明媚春天。好快啊，转眼7年过去了。

这时尤莉亚也看到了他。当她看到他费劲地在桌子行间挤着并笑吟吟地朝她走来时，她脸上不禁浮起两朵红云。

“太巧了！”他说着便握住了她的手，“做梦也不曾想到，恰巧就在这儿遇上了你。你看来气色很好！”

她也认为自我感觉不错。她刚刚在意大利度完假，一时冲动，决定归途中在这儿逗留几个小时，寻觅一下昔日的踪影。

“你也坐下呀，”她招呼道，“我方才要了一杯意大利浓咖啡，给你也来一份。”

他挨着她坐下来，这样两人都能眺望到热闹的广场，广场尽头的湖滨林荫道，以及透过树木遮掩泛着鳞光的湖面。

她变得更加楚楚动人了，他想着并偷偷地打量起她。头发颜色好像比以前略为淡了些，但她仍然只是略施淡妆，她的肤色确实也用不着浓妆艳抹。

他比以前瘦了，她想，但这身材对他倒挺

合适的。她眯起眼睛看着太阳。

“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眼望着别处的她问道。

“我出差去了趟米兰。”他说道，“美丽的天气吸引我在这儿稍作停留，明天再乘车继续旅行。”

接着他又不假思索地打听起她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职业及其他是否都好。

“我挺顺利，”她答道，“去年秋天以来，我在大学当科研助教。”

“你真不错。”他说道。

其实他对更多的事情感兴趣。在她的生活中会不会又出现了一个男子？但他羞于启齿打听。像尤莉亚这样美丽的年轻女子会孑然一身生活，这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奇怪的是这个念头搅得他不得安宁。

侍者把意大利浓咖啡端来了，在离开之前向尤莉亚投过了赞慕的一瞥。

“他看上去和以前给我们服务的那个小伙子很像，不是吗？”米夏埃尔问道，说着把糖放进了咖啡杯里。

尤莉亚莞尔一笑。“这儿变化并不大。”她说道，“蒙着灰尘的棕榈树，警察局门顶上的鸽子……不知莫尔科特那里迷人的含羞树还在不在？去老教堂的路上是否还爬满了蜥蜴？”

“我们为什么不乘车去看一下呢？”他建议道，“我们可以在那儿进餐，然后我把你送到火车站。”

那些蜥蜴还在，它们爬在沿路的石块和墙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路穿过两旁荒芜的庭院陡峭而上。米夏埃尔在半山腰突然站住，指着山下。

“那就是你的含羞树。”他说着，微笑着注意着她那欣喜的叫喊。

她站得离他如此之近，以致他能感受到透过她那薄薄的衬衣所散发出的皮肤温馨。微风送来了芬芳的花香。

他们默默地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他在教堂门口站住，目送她进了昏暗的厅堂。那时他也是从门口这儿站住目送她进去，当她从里面出来站在明媚阳光下时，他就拥抱着她吻着。在那些日子里他时常吻她，那时候，他俩多么幸福啊！

尤莉亚时常思索，是什么使得在他俩的相互关系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句号，以致两人都认为再无法继续相容。也许他们都太年轻、太自私。他们要么是互不理睬，要么便是无休止地争吵，直到认为离异才是唯一的出路为止。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否则孩子会使他们难以迈出这一步的。离婚后不久，米夏埃尔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今天是他们分手后的初次重逢。

在他的生活中是否又有了另一个女子？自然，像米夏埃尔这样的男子是不会长久独身的。本来这跟她无关紧要，但奇怪的是，她感到如有芒刺在身。

米夏埃尔盯着她，当她终于转过身来并微笑着向他走来时，他满怀喜悦。下山的路上，他很自然地挽起了她的手臂。两人之间起初的拘束已让位于不断增长的亲密感了。

他们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事物，并互相指点给对方

看。在小小的售货店里，她一顶又一顶试遍了所有的帽子，而他则耐心地在旁边饶有兴味地看她。从前他可绝不会这么做，她想，耐心并不是他的长处。

后来他们坐在伸出湖面的木平台上，吃了点东西。他俩都没有胃口，只有细腻的葡萄酒味道还像当初喝的那样可口。水面上闪烁着明亮的阳光，不时突突地驶过一艘白色摩托艇，艇首激起的水浪拍打着平台的木桩。一种快乐和轻松的心情袭上尤莉亚的心头。

“给我讲讲家里的情况吧。”他请求道。

她意识到他所说的“家里”也就是指他们离异前一起居住的那小住宅。

“这没有多少可说的。”她说着并转动起手里的葡萄酒杯，“不久前我把厨房粉刷了一遍，用的是玉米黄色；那个小房间我现在把它当工作室用。楼上的海涅曼一家我想是搬到汉诺威去了。其他一切还都是老样子，甚至浴室的门仍总是被卡住。”

她止住了话头。她想起了就是这扇老卡住的门成为他们之间经常争吵的缘由，因为米夏埃尔总是没有时间把它修好。

“继续讲啊。”他催促着，同时把自己的手放到了她的手上。

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她激动得连呼吸也急促起来。一种无法言传的感觉来到他俩中间，只隔着一捅就破的薄薄一层。但此时尤莉亚瞥了一下手表，吃惊地发现，如果她还想赶火车的话，现在已到了最后的时刻。

在她走进车厢之前，她最后又望了一眼湖面，只见傍晚天际那浅玫瑰色的霞光此刻正映照在深色的水面上。

米夏埃尔把她送上了车。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站台上互相道别，同时肯定也是最后一次。也许是葡萄酒的作用，使她刚才有好几回曾经相信，一切都会恢复原

样。到这儿来无论如何是一个错误。和米夏埃尔的重逢使她明白，她从未停止过爱他。

他站在开着的车窗外，仰望着她。他的目光在她脸上移动着，从褐色的眼睛直到多次吻过的美丽的嘴唇。

为什么我不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仍永远爱着她？他心中暗暗地说道，3年来我试图忘掉她，可是没有一天我不在惦念她。

一位小卖部的售货员推着他的售货车在沿站台叫卖。

“我想买本杂志。”米夏埃尔朝那人招了招手。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钞票，就在这短暂而又很长的一瞬间，尤莉亚发现钱包里面有一张她的照片——这是她在他们最后一次共同度假时照的。

她的心开始怦怦直跳，有力、快速地跳动着，她感到好像快要跳出喉咙似的。

“米夏埃尔！”当火车开动时，她急促地喊道，“米夏埃尔！……”

他抓着她的手，随着她朝前走去。

“这个周末我会来到你的身边，尤莉亚。”他镇静地说着，“如果你愿意，我会把浴室门修好的，不知是否有人 would 提出反对意见？”

“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相比。”她微笑着哽咽道，尽管心里更想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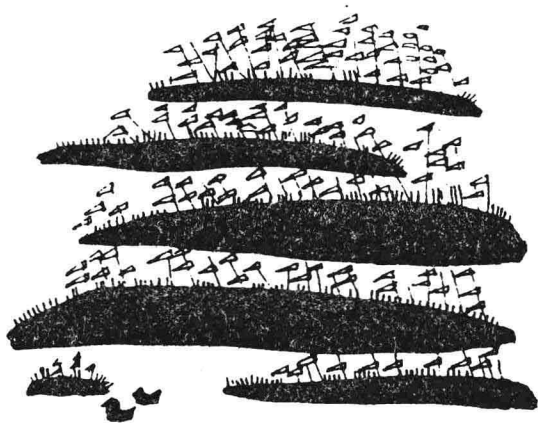
火车加速行驶了。

“再见，尤莉亚！”当他们互相松开手时，他喊道。

她最后所看到的只是他在后面朝她挥舞的白色手帕。但她没有感到离别的痛苦，只是那剧烈跳动的心脏久久不能平静。

“到这里来确实不是个坏主意。”她在心中暗自说道，“确切地说，还是我长期以来最出色的一个主意！”

(由旭声图)



我听见

●〔罗马尼亚〕安·勃朗迪亚娜

○高兴译

我听见
有人跟着我走进月亮，
在我的足迹里播下花种，
明智的一步——芙蓉，
错误的一步——颠茄。

我听见
有人跟着我走进太阳，

在我的足迹里解上鸟蛋，
明智的一步——斑鸠，
错误的一步——杜鹃。

我听见
有人跟着我走进永恒，
在我的足迹里放进语言，
明智的一步——引号，
错误的一步——诗歌。

(高尚推荐)

纸船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
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
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
和悲哀归去。

(范莉摘)

隔阂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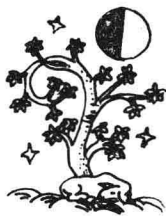
我成心歪了歪碗
水落在了地面
一半留在碗里晃荡
一半欢快地钻进砖缝

外婆骂我粗心
长这么大还拿不稳一个碗
我想大海都翻了
干吗要怨一只船？

(马云栋摘)

●〔印度〕泰戈尔

○吴岩译



金香木花

如果我闹着玩，就变成一
朵金香木花，长在那树的高枝
上，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在新
生嫩叶上跳舞，妈妈，你认得出是
我吗？

你会叫唤：“孩子，你在哪儿
啊？”我要暗自好笑，一声也不
吭。

我要暗暗展开花瓣，看着你
工作。

你洗澡之后，湿发披在两肩，
穿过金香木花的阴影，走到小院
子里去祈祷时，你会闻到花香芬
芳，可你不知道这芳香是从我身
上发出来的。

午餐之后，你坐在窗边读

《罗摩衍那》，树影落在你的头发
与膝头上时，我要把我小而又小
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就投在
你正在阅读的地方。

可你会猜到这就是你的小孩
子的小而又小的影子吗？

黄昏时分，你手中掌着点亮
的灯，走到牛棚里去，我要突然再
落到地上，重新成为你自己的孩
子，求你给我讲个故事。

“你这顽皮的孩子，你上哪
儿去了？”

“妈妈，我才不告诉你呢。”
这就是我要同你说的话了。

(杨培丽摘自《泰戈尔抒情诗选》)

……

夜深了。我关了台灯，扭燃了床头的小灯，正准备上床就寝时，书桌旁边的纸门上响着“扑扑”的声音，我相信一定又是蟑螂来啃那刚换上的新纸了，赶快起来拿着拖鞋，准备给它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当我走近时，发现纸门上有一只蜻蜓在爬着，不是令我头痛的蟑螂。

我这份紧张立刻松下来，扭亮了台灯，那只蜻蜓毫不犹豫地就扑到灯罩上，浅蓝色的灯罩把它衬得特别美。

也许它需要热，也许它需要光明，也许是外面无边黑暗和斜风细雨把它赶入我这间小房里。当它飞到灯罩上爬了几步之后，就安静地停下来了。

这一不速之客并不是不受欢迎的。它的头微昂着，正对着我，我不知道在它的千百对复眼中，我变成了什么形状？但我却十分友善地看着它，手中的拖鞋老早丢下去了。

我很少如此靠近又如此悠闲地欣赏过一只蜻蜓，它的确很美丽，像一幅出自名家的图



蜻 | 蜓

● (台湾)郭嗣汾

(白雪摘自《散文》
1990年第9期)

案画。身下6条纤细的长脚，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尾巴长长地拖在后面，色彩斑斓。它的身体构造和色彩的调合，都是完美的艺术创造。想想人类用来掠过天空的飞机，原始的灵感不正是从它的身上得来的吗？

对着这一位远来的客人，我不知道如何招待它？也不能对它说一句西洋人的口头禅：“我能帮助你吗？”不过，假如这就是它要找的光和热，那么它已经找到了；如果它是为了逃避外面的黑暗与风雨，那么它已经逃开了。在这里，它将是安全的，在灯罩下面，不必担心灯光烧灼着它；有灯光保护，不必担心壁虎来吃掉它。等到明天早上也许会天晴，它也会安全地回到它的世界里去了。

微风吹动着窗帘，外面仍在风雨中。我关上小窗，回到床上，让台灯开着。但是，我相信我会睡得很安稳，虽然我平常不习惯开着灯睡觉的。

需 | 多 毋 | 太

● 陈桂芳

那天偶过花店，他察觉到我对黄玫瑰的喜爱，第二天便送了一束给我。可不知怎的，我老想着花店橱窗里的那一朵，总觉得这一束不如那一朵清丽可人。

有一天，我俏皮地问他：“你真的爱我吗？”其实，只要他讲一个“爱”字，我就满足了。可他不仅说“爱”，且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爱的理由，听着，听着，我心不在焉了……

无需要太多！人，有时真的并不是非要得到或听到许多的。一朵花，一片绿叶，一个会心的微笑，一缕柔情，一点真心，一句关切的问候，一声同情的惋惜，便可使我们如品香茗、似饮甘醇了。

只要，在我心身透支时，有一双温暖的手向我伸出，我便能借助这一臂之力走出困境；

只要，在我苦恼时，有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在我身边，我便能吐出所有心事，求得心灵上的舒展；

只要，在我忧郁时，天边有一抹淡淡的斜阳，便能照亮我那双迷茫的眼睛。

只要……

不必希求太多——向朋友、向爱情，尤其是向生活。是否记得？我们曾经多么专注地设计美妙的未来，我们是如何细致地描绘多彩的前途，然而，尽管我们是那样固执、那样虔诚、那样坚韧地等待，可生活却以我们全然没有料到的另一种面目呈现于面前。

毋需痴想太多！只要我们每一刻都在认真地做人，认真地生活。

(宋爱芝摘自《黄金时代》一九九〇年第八期)

二十四年前，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传遍中华大地。二十四年后，当人民再一次深情地呼唤这个名字时，当年新华社三位记者那震撼人心的兰考之行，才成为公开的新闻……



● 熊 能

泪 | 洒 | 中 | 原

周原站起来去找手帕。

都二十四年了，提起焦裕禄，他竟在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字辈面前，叭哒叭哒掉眼泪。

稍有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二十四年前新华社三位记者写下的那篇著名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打那以后，焦裕禄的名字家喻户晓。

三位记者今都健在。穆青、冯健和周原。

穆青发问

1965年。三年大饥馑的阴霾刚刚散淡，中国人脸上开始有了几分血色。

可周原还是恹恹的。右派。摘帽。摘帽右派。

那日，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去

西安路过郑州，河南分社召集全体记者向领导汇报工作。周原也在坐着，他只能坐着。谁汇报谁发言上面早就指定，轮不到摘帽右派。

汇报全部结束。会场里鸦雀无声。就在这时，突然穆青发问：

“周原！我到河南来了，你为什么一言不发？”

穆青“明知故问”，周原“受宠若惊”。他刚从豫北灾区采访回来，那里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动人事迹多着哩，正愁没人听他讲。

穆青听得津津有味，还不住地点头。末了说：“现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记者不到灾区去和人民共呼吸，那就不是称职的好记者。”

穆青在夸谁？那年头那场合。周原坐不住了。

当晚，分社领导告诉周原，穆青临走时交待，叫周原在10天内，找好一个采访对象，选好一篇文章题目，拟好一个采访计划。10天后穆青再到郑州来。

“具体写什么？”

“灾区！”

售票员纳闷

周原上路了。往哪走？

河南到处有灾区。豫北去过了，穆青也听过了，看来没有十分中意的选题。

那就往东。

说实在，周原还从没到过豫东，只知道那里也是河南的重灾区。人地两疏，却只有10天时

间,心里直打鼓。

当时条件艰苦,分社派不出车。挤长途吧。

第一站到杞县。听说县里正在开公社书记会议,宣传“干部思想革命化”。好机会。可是,县委领导没空,总算派了个水利局长来应付,拉拉喳喳不知说些啥。

一无所获,周原急得火烧火燎。天麻麻亮他就走了,气鼓鼓跑到长途汽车站,见有辆车子要开,噌地跳了上去。

也不问车子是往哪开,反正是豫东的长途,到哪都一样。

车开出半晌,他才请教售票员:“这趟车开到啥地方?”

售票员好生纳闷。此公乘车不看路?于是冷冷地甩出两个字:

“兰考!”

兰考就兰考。他掏出空白介绍信,在颠簸的车厢里,一笔一划填起来。

一把破藤椅

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他浑然不觉自己正在走上半个世纪记者生涯的辉煌顶峰。

“您哪来的?”

“新华社的。”

迎面碰上县委新闻秘书刘俊生。

怪了,那刘秘书像煞是大老早就候着周原来,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拽进办公室。没有客套也没寒暄,坐下来,张口就说一个人。

谁?焦裕禄!

周原第一次听到焦裕禄的名字。他做记者也有年头了,可从来没见过眼前这情景:一个县委普通干事,谈起一位已经去世的县委领导,居然会伤心得像个孩子呜呜哭。

“……那晚大风雪,我看见焦书记倚在门口发呆。兰考人的安危冷暖搅得他一夜没合眼。大清早他挨门把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

出现在群众的面前!’那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9个村。一个无儿无女的盲眼老大娘问他是谁,你猜焦书记咋说?‘我是你的儿子!’

“……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焦书记一刻不停,打着伞在大水里蹚来蹚去,亲自测绘洪水的流向图。到了吃饭的时候,村干部张罗要给他派饭。焦书记吃过灾民讨来的‘百家饭’,喝过社员家的野菜汤,可这回说啥不端碗。为啥?他说:‘下雨天,群众缺烧了。’

“……焦书记家里也困难,没条像样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我们县里补助他3斤棉花票,他就是不要,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后来他得了肝癌,人都不行了,还在病床上念叨,张庄的沙丘、赵垛楼的庄稼、老韩陵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上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刘俊生珍藏着3件焦裕禄的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还有一把藤椅。

那把藤椅后来很出名,因为上面有个洞。焦裕禄带病工作,痛时常用硬物顶住肝部。天长日久,藤椅便破了个窟窿。

这天,周原正好是坐在这把藤椅上,写下了他的第一页采访笔记。

县长与老母鸡

焦裕禄的事,讲得最详尽最生动的是张县长。张县长一口气讲了18个小时。周原记了一天一夜,哭了一天一夜。

泪,流了不少。可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心里不踏实。听说张县长有个雅号叫“铁嘴”,特别能说。他说的都可信么?要向穆青汇报,现在一件件去核实显然来不及。怎么办?

百听不如一见。周原想“见

识见识”张县长。

“我们一起下乡好不好?”

“中!”县长一口应允。

他俩来到张庄。在村口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大娘,我来看看您。”

“呀,听声音像是张县长吧?!”

老人颤巍巍伸出手:“老张你走近点,让我摸摸你的脸……”

县长俯下身子,像儿子贴在母亲的怀里。

“印象”不错。可那天晚上发生了意外。饭摆好了。桌上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

鸡汤!!周原的心凉了半截。群众的温饱还没解决,县长下乡搞这个排场?看他怎么吃得下!

正想着,张县长进屋了。

“谁的主意?”老张勃然变色,“把鸡给我端走!”

谁也不吭声,只见在场的五位老农哗哗地淌眼泪。周原问他们咋啦?

原来,这碗鸡汤非同寻常。

“都是焦书记做下的规矩……”老农抹着眼泪说,“那回张县长来村里和俺们一起封沙丘,没有吃的,村里人去要饭,俺们把街上要来的馊菜剩饭做给县长吃。他走后俺们大哭一场,发誓哪天翻身了,一定要杀只最肥的老母鸡请县长,可他……”

总算“见识”了张县长。他的话可信。

第10天周原赶回郑州。

穆青已经在等他了。

周原的“小九九”

风风火火10天。然而晚了。同事们告诉周原,他至少晚了半年!

半年前河南日报已经发表过焦裕禄事迹的长篇报道,满满登登一大版。就连新华社自己都有记者去过兰考,稿子早就发啦,登在一年前的人民日报。

兜头一盆凉水。

记者最忌个“晚”字。“焦裕

禄”还能打动穆青吗？

到没到过兰考终究不一样。穆青是“隔山听锣”，周原哪比张县长讲起来“声情并茂”。

当时在郑州定下要写一篇“重头文章”。主题是反映豫东人民抗灾斗争的英勇事迹。

那么“焦裕禄”呢？也要写。但要等。因为已经有报道在先，再写最好找个“新闻由头”。听说焦裕禄的坟墓将迁回郑州，到那时候动笔，“顺理成章”。

那时候是啥时候？猴年马月没准。

其实，周原打心眼里想写焦裕禄，他到过兰考最明白。这是座罕见的富矿，工程才破土，深掘下去价值无量。

想归想，事情已经拍板。接下去要到豫东采访。穆青发话：“周原你带路，在哪留往哪跑，我跟你走！”

机会来了。既然跟我走，那么其他地方点个卯，把时间留在最后，把兰考定在终点。周原确信：兰考人一定能“征服”穆青。

开路先锋得意地算起“小九九”。

“征服”穆青

果然，最后一站到兰考。穆青、冯健、周原还有另外两名记者，风尘仆仆开进了兰考城。

张县长见这阵势有些发毛，问周原：

“谈什么？”

“焦裕禄。”

“怎么谈呢？”

“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讲焦裕禄还用渲染夸大？字字情、声声泪。听着听着，穆青就哭了。

有关焦裕禄的事情太多了，

在后来写成的那篇通讯里装也装不下。比如：焦裕禄住院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县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刚走，西庄的又来了。后来焦裕禄的遗体运回兰考，那场面真叫人心碎。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喊：回来呀回来……。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



娘，听说焦书记去世了，大黑天摸到县城，看见宣传栏里有焦裕禄的遗像，不走了，就坐在马路上，愣愣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那时，天上正下着雪……

会议室里的记者们，哭得泪人儿一般。

中午，谁也没有动筷子。

下午继续。更不行，伤心得连钢笔都捏不住。

晚饭摆好了，又凉了。咽不下。

第二天接着谈。开始都还强作镇静，不一会全散了架。县长哭、穆青哭，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坐得稳……

干脆休会，不说了。

半小时后，周原到招待所穆青的房间去。穆青刚打完电话，回头看见周原，劈头就是一声喝：

“立即把他写出来！”

“谁写？”周原问。

“你写！”

“不等迁坟了？”

“马上写！”

周原至今不忘，当时穆青还说了一句话：“干群关系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再笨，只要把事情写出来，一定能感动人民。”

击案叫好那一句

在兰考是没法写稿，泪珠子抹也抹不干，不得不转移到开封。

四位记者各把一头，写通讯、配评论、赶社论。四个人四间屋，没日没夜。周原回忆道：“那几天穆青也不睡，他像个严厉的‘监工’，不停地走，这屋转转那屋看看。”记得一次穆青走到周的屋里，顺手拿起一页刚写出的稿纸，当看到“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时，击案叫好：“这样的话多来两句。”

一万两千字的初稿，周原挥泪一气哈成。穆青看罢——摇头。

泪太多了。悲而不壮。

必须修改。于是周原留在河南待命，穆青、冯健带着初稿返回北京。

说修改，不如说重砌炉灶。

初稿确实动情，但写焦裕禄不是为了让读者陪着流眼泪。焦裕禄对人民的感情是从哪来？焦裕禄在灾害面前顶天立地，在病魔面前视死如归，力量源泉何在？作为县委书记，他的工作方法领导作用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体现？

改了又改，呕心沥血。写不